

日 本 女 作 家 都 市 小 说 系 列

高
树
信
子
著

徐
静
波
译

把时光染成蓝色

（为了她，他和好友成了明里暗里较劲的情敌，为了永久地拥有她，他选择了赴身大海。
男人之间的竞争，竟有如此的样态。）



上海译文出版社



把时光染成蓝色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把时光染成蓝色 / (日)高树信子著;徐静波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6

(日本女作家都市小说系列)

ISBN 7-5327-2892-7

I. 把... II. ①高... ②徐...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0060 号

高樹のぶ子
時を青く染めて

Copyright © 1990 by Nobuko Takagi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Nobuko Takagi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1-251 号

把时光染成蓝色

〔日本〕高树信子 著

徐静波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375 插页 2 字数 149,000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8,000 册

ISBN7-5327-2892-7/I·1675

定价:12.00 元

背叛与赎罪

2001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首次中日女作家作品研讨会。与会的日本女作家不仅挟来了太平洋的迷幻、辽阔、湿润的空气,还把她们个性独具的作品带给了中国的读者。在被邀请的十位日本女作家中,高树信子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因为她是日本首位战后出生的获得芥川文学奖的女作家。然而很遗憾的是,高树信子并没有赴会,失去了一次可以与她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但却可以从她的小说集《透光的树》中,了解到她的创作与人生履历。有的时候,了解一个作家,看她的作品似乎比与她会谈来得更为惬意与透彻。 1

《把时光染成蓝色》是高树信子的一部重要作品,出版于1990年。这次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中译本,让我为其作序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因为我从《透光的树》中,看到了高树信子卓人的才华,嗅到了她的作品洋溢着的一股哀婉而凄美的艺术气息。我愿意再经受一次审美的体验。

这部书稿到了我手上时,正赶上我回故乡过春节。我在摇摇晃晃的火车上先读了一个开头。车窗外是一片白雪,而高树信子的作品却呈现着一片海底的蔚蓝色,给人一种耳目一新之感。从她的简历中,知道高树信子是一个潜海爱好者,常去马尔代夫、毛

伊岛、巴厘岛等海域潜水。而《把时光染成蓝色》的开篇，就是一段关于潜海的动人描述。我曾在西沙潜过一次水，深深记忆着当身体离开海面、逐渐沉向海底的时候那种惊心动魄的感觉，你以为自己已经脱胎换骨，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没有尘埃，有的是无边的海水、漂游的鱼群和妖娆的海草。这个时候，你特别想把自己身上所有的衣服都脱掉，赤身裸体地变成一条鱼。然而，没有潜水衣，没有背着的气瓶，人是无法在海底呼吸的。所以，人类在接近唯美的事物时，总是要背负着枷锁的。我觉得高树信子深刻地领会了这一道理，它的这部小说讲述的其实就是一个试图摆脱道德等等枷锁的束缚而畅快生活却终不可能故事。

高树信子的作品多数以情爱生活为故事的核心，以人物之间的三角关系作为构架，《把时光染成蓝色》也不例外。泷子、宫内勇、岛尾高秋是大学同学，宫内勇和岛尾高秋都爱慕泷子，他们私下有个约定，那就是在司法考试结束前，谁也不能主动对泷子出击，这样两个男人就有平等的机会追求泷子。然而宫内勇破坏了这一默契，他对泷子率先发起爱情攻势，并且获得成功。宫内勇的悲剧，也就是在这一时刻酿下的。为了证明婚姻的纯粹性，显示其男子汉的气度，宫内勇在结婚之前，竟然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让泷子去岛尾高秋那里住一夜。如果他们发生了关系，他就不和泷子结婚。他这一看似冒险的想法，实则建立在岛尾高秋的信任上。宫内勇预料到岛尾高秋宁肯独吞爱情的苦果，也不会非礼已属他人的泷子的。勇的虚伪的大度实际上是一条鞭子，在不时地抽打着岛尾高秋的心。高秋只能克制自己，让泷子顺理成章成为勇的妻子。从内心来讲，岛尾高秋和勇是互为蔑视的，虽然他们表面上是相互尊敬的。泷子结婚之后，岛尾高秋远离了他们，勇和泷子过了一段平静而恩爱的生活。然而，泷子从灵魂深处对高秋是怀有眷恋之情的，这眷恋之情的“结”就

是她知道两个男人曾经有约、而勇却破坏了规矩的这一“事实”。如果说三人在做一场爱情游戏的话，那么勇是违背了游戏规则的人，他的悲剧也就在所难免了。要知道，潜伏着的火山一旦被压抑住，它再度爆发时是带有强烈的杀伤力的。这悲剧的前奏就是岛尾高秋在经历了生活的变故后，又突然出现在泷子夫妇面前。泷子和高秋之间的交往，看似纵容，实则控制得很牢。勇就仿佛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垂钓者，能够做到收放自如。这使得泷子和高秋尽管已经被情欲之火要烧成灰烬了，却仍然不敢越雷池一步。克制欲念，一方面是道德的力量在起作用，另一方面是人性的软弱在作祟。自从夏娃诱使亚当偷尝“禁果”，被逐出伊甸园后，性爱就被看成不洁的。这种“不洁”感，使得男女之爱禁锢重重，尤其是婚外发生的感情，更加被看作是不贞洁的，所以尽管人们有了至纯至美的情感，他们那么渴望着拥抱、接吻和融合，却只好以顽强的毅力压抑自己。这种“守身如玉”的行为在道德范畴来讲是崇高的，可是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它又是何等的残酷啊！

如果高秋和泷子在勇“赐予”他们的那个夜晚能够沉潜在“性爱”之河里，他们把自己点燃，熊熊地燃烧起来，也许他们彼此间会因为“负罪感”而逐渐远离。相反，他们因为克制了自己，就愈发觉得有权利在心灵上拥有对方，而占据一个人的心灵，比占据一个人的肉体要强大多了。在泷子和高秋之间这种倍受煎熬的情感生活中，宫内勇的叔叔的年轻的妻子千贺子成了他们的牺牲品，其实她是无辜的。比之泷子，千贺子少了一分世故和沧桑，多了几分赤诚和热烈。千贺子热恋岛尾高秋，而岛尾高秋热恋的是泷子。岛尾高秋可以不和自己最爱的人发生肉体接触，却可以和千贺子这个他并不真正动情的人发生关系。这样说来，岛尾高秋对千贺子是不是过于残忍了呢？千贺子因为高秋对她敷衍了事的“性事”而远离了他，而泷子则因为她对岛尾高秋身体的幻想而

陷于深深的痛苦之中。我想高树信子要表达的也许就是：“性爱”是毁灭之源。

高树信子女士受到过基督教的影响。她是不是把“性爱”作为人类的“原罪”在作品里加以探讨和阐释呢？“性”使得泷子成为了宫内勇的人，使得岛尾高秋用超常的克制力维护自己的“正人君子”形象。同样是“性”，使千贺子领略到一相情愿的爱的苦涩。“性”成了道德的试金石，在它的两极，一方是崇高，一方是堕落。“性”具有双重性，它可以让人水乳交融，又可以让人分崩离析。假使宫内勇和岛尾高秋同时对泷子发起爱情的攻势，那么岛尾高秋未必就会赢得泷子的芳心，得胜的也许仍然会是宫内勇。可是，因为他们起跑点的不同，宫内勇似乎就成了“卑鄙”之人，他内心深处的负疚感使他必须做出雍容大度的举止，他约岛尾高秋来家里做客，约他一同到海滨潜水。他们这看似相安无事的交往，实际上是建立在三个人的痛苦之上。人对情感的不忠的承受力毕竟是有限的，勇最终没能抑制住自己嫉妒心的爆发，他起了杀机，本来应该是岛尾高秋死亡，最后被宫内勇自己来承担了。

4

在这里，高树信子显然赋予了人物以强烈的宗教情结——赎罪心理，所以宫内勇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死亡。勇在海底世界的死亡并没有成全泷子和岛尾高秋的爱情，他们仍然各自生活着；他们的伤口非但没有愈合，反而被赎罪的心理给无形地加大了。人的本性是渴望追求美好的事物与情感的，也就是说谁都有叛逆的精神。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道德、舆论等等的桎梏，叛逆之后，人们又不知不觉陷于自责当中，赎罪感就出现了。其实人类始终在两难的处境中挣扎着生存，谁也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把时光染成蓝色》是一部有思想的作品，它在艺术上也给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它适合社会各个阶层的人读，具备“畅销”的品质。高树信子的语言是简洁而又优美的，其中有关潜海生活的

鲜活的描述,为作品增色不少。当然,她的作品也有点好莱坞同类题材电影的痕迹。还有,她在揭示“爱”的实质时,弥漫着东方人惯有的忍让和自戕的成分,不似西方的一些文学作品,在处理“爱”的问题时,是那么地果决、富有激情。我记得2000年秋季在爱尔兰访问,有一个夜晚,爱尔兰文化部招待我们在皇家剧院观看王尔德的著名话剧《莎乐美》。那时我还没有读过这个剧本,只是从同行的王蒙先生那里了解到剧情。那场演出十分成功,舞美、灯光以及“莎乐美”的表演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王尔德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莎乐美公主爱上了被囚的先知约翰,要求吻一吻他的嘴唇,遭到拒绝。于是莎乐美求助于希律王,砍下了约翰的头,终于吻到了约翰的唇。当我后来捧读这个剧本,读到莎乐美终于吻到约翰的嘴唇的那段心灵独白时,不由得为爱的悲壮、真实和凄美而感叹:“啊!我吻到了你的嘴唇,约翰,我吻到了你的嘴唇。你的嘴唇上有一股苦味,那时血的滋味吗?……不,说不定是爱情的滋味……据说爱情有一种苦味……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我已经吻到了你的嘴唇。”我们为莎乐美对爱要一个结果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动。当然,东西方文化是有差异的,但是作为作家来讲,是不应该放弃挖掘人性的灵魂的努力的。

时光会被染蓝么?高树信子女士对此做了肯定的答复:把时光染成蓝色。这蓝色是什么——海水、天空还是人的灵魂?我想读者在读作品后会得出不同的答案。不管怎么说,蓝色是永恒的,时光也是永恒的。当人类的情爱故事随风而逝时,时光还存在,蓝色也还存在。让我们为被染蓝的时光祝福吧。

迟子建

2002年3月18日 哈尔滨

引子

为使身体不让急速的潮流冲走,男人单手抓住岩石。由于侧向的力的作用,潜水面镜稍稍有些脱开,水从缝隙间流了进来。

男人慢慢地吸了一口气,抬起下巴,从鼻腔中往面镜内吐了一口气,积在面镜下半部的水因而被排了出来,视野恢复了清晰。

他戴着面镜抬头仰望海面。用不着看测量仪,他就知道目前的深度在 25 米至 30 米之间。因为在 20 米左右水温就会发生变化,同时海流也会变得湍急起来。

看不见海面的白浪。浑然一片的青灰色的帷幕,微微传过来一点光和影的波动,把男人包裹了起来。在这浓密的、半透明的胶状体中,一条像是拟鲑鱼的黑影,猛地从左窜到右,中途又像是发现了上面有什么吸引人的东西似的,翻过身子向上游去了。它翻过身子的时候,他看到了鱼腹部闪着铅灰色的光,从背到尾呈现一片黄色。确实是拟鲑鱼,他正想着,鱼早已没影了。

这片海域,总是黑幽幽的。目前水压很大,他感到呼出的气息向上升的速度很慢,呼出的气团一面排开水分子,一面艰难地往上升去。

他想象着空气的团块到达海面时的情景。使他肺部内裹保持温暖的这一团空气,几呈橄榄球状,一上击到海面,便仿佛要把

有张力的水膜顶上去般从中心裂开，向八方四散弹开。在浅凹成火山口状的海面上，追着第一团气升上来的气泡再制造一个个细小的火山口，再消散开去，就这样，现在还在自己体内加温的空气，不久便会还原成为覆盖着地球的大气的一部分，男人想。

他顺流倾斜着身体，用左手将垂挂在腋下的测量仪提了上来。

余压 140 气压。水深仪指向 28 米。

测量仪的下方，深深沉陷的峭立的岩壁清晰可见。透明度很好，往下大约可以看见深度 30 米左右的物象。再往下，就被一片藏青色的黑暗所吞噬，什么也看不见了。

男人一点点挪动手，开始前行。保持这一深度横向移动的话，前面应该有一个“狮子口”。这个岩壁被挖走后形成的、进深约有 3 米左右的岩洞，除了躲避迅急的潮流的小鱼在此栖身之外，还成了东洋鲈等的栖息地。

就在逆流移动了 5 米左右的时候，他感觉到从吸口吸进来的空气中混入了海水。

2

他“啐”一下将它吐了出来，然后将留在口腔内的盐用舌尖筛选似地集聚一处，边尝味道边往下咽，接着又一次小心地吸了口气。刻度为 5cc 的空气中，混入的海水更多了。咕嘟咕嘟的难听的声音响起，男人想要消除这一声音，吸到一半时屏住了气。

望出去的蓝色变得幽暗了，脑袋深处扎进一道白光。

他将手指放在送气钮上用力按了一下，舌尖感觉到了喷出来的咸涩的空气。松开手指，他将肺内的空气全吐了出来，耳朵里边响起金龟子的鸣叫声。

他为了使自己镇静下来，再一次吸气。

但是——奔涌而入的却是海水，并非理应流进来的空气。

海水变成了生硬冰冷的尖刀，直插他的喉咙，割破了他的支

气管，流入他的肺里。

男人的全身布满了恐惧的鳞片，这些鳞片一下子全都倒竖了起来。在鳞片倒竖起来的同时，腹部和胸部的肌肉纠结在一起，引得他爆炸似地一阵咳嗽。失去了出口的空气，从鼻子、耳朵，甚至眼睛中溢了出来，男人觉得自己的头颅涨破了。

紧接着到来的几分之一秒间的知觉，被不想再吸第二口气这一绝望的本能所支配了。已经没用了。吐尽呛入的空气中的肺，一秒都不能支撑，又吞进了大量的水。

他拼命地挠抓着胸口，离开了岩石。然后，犹如浮萍一般，变成了蓝色宇宙的一点。

但是，他并没有死。虽然嘴里吸入吐出的不是空气而是盐水，身体也微微痉挛，但意识的一角依然残存着清明，令他感觉到现在自己的身体正在沉重地不断往下坠落。

琉璃色的风抚过微微睁开的眼睛外缘。瞬息间，男人的脑际闪现出自己还能做些什么、还必须做些什么之类的意识，这些意识宛如烧红了的钢针似的，滚烫而尖锐。

《把时光染成蓝色》

高树信子(1946——)。日本小说家。生于山口县。东京女子大学短期大学部毕业。1980年登上文坛,1984年荣获芥川奖。重要作品有《亿万个夜晚》、《把时光染成蓝色》、《水脉》、《花涡》、《百年预言》等。擅长描写都市成熟男女微妙多变的情感世界,有“女渡边淳一”之称。

洸子、勇、高秋是学生时代的朋友。洸子起先喜欢高秋,后见高秋并无积极反应,便答应了勇的追求。两人结婚后不久,高秋即远赴冲绳工作。二十年后,仍旧单身的高秋出现在两人面前,令洸子心底的火再度燃起。高秋虽然始终对洸子一往情深,但终究不肯跨出最后一步,因为他不肯因此而输给勇。洸子和勇之间的罅隙日深,勇毁坏高秋的潜水用具,想置高秋于死地,但在下水前的一刻改变了主意,选择了自杀。高秋不忍破坏勇在洸子心目中的形象,对洸子隐瞒了真相并离开了她。

上海译文出版社

网址: www.shph.com.cn

责任编辑: 李建云

封面设计: 陈伟中

第一章



一个三月天的暮霭中，宫内洧子驾着自己的车向家里驶去。

浅驼色的小型车在两边都是高大的榉树的道路上以 40 公里的速度行驶着，挡风玻璃上，两天前溅落上面的雾状泥尘还没有清洗。下雨时前面的车溅起来的路面的泥污，就像干了的白饭粒似地遮住了洧子的视线。不过这些泥污，不看它也就不存在了。洧子双眼的焦点，不断地在前面行驶的黑色奔驰车、奔驰车的尾灯、以及透过这辆车的玻璃可以看见的再前面一辆灰色车的车体之间来来回回。

1

这两辆车都不是丈夫勇的。确认了离勇回来的时间还有一段间隙，洧子心里松了一口气。从车后行李厢里取出买来的食品放到冰箱里后，她开始烧水。然后，她急急忙忙地重新化妆并梳理头发。已经持续了 15 年以上了，在这里反刍几乎无意识地依次移动的手脚的动作，也与平常无异。

榉树更红了，洧子想。

宛如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烟霭似的榉树面对天空伸展着它的枝桠，这一星期以来，在近似黑色的灰色上，明显地叠上了一层褐色。这是像毛细血管般伸展出去的枝桠前端的芽孢已经充分鼓胀起来的明证。这一季节，最能显出被暗黑色的粉粒状灰土覆盖

着的这一地区的美。

被称为关东垆母质土壤层的这片大地，泥土裸露、放眼望去一望无垠的景象已经是 10 年以前的事了。筑起笔直的垄种植卷心菜的那片田地，曾经一度一直延伸到成排的桦树脚下，远远望去，一切融合成一片，分辨不出卷心菜和泥土，如今，这道风景也已经见不到了。如今，大地被切割成了四方形，沿着水渠和道路生长的成排繁茂的树木，也被淹没在新建的住宅和商店里，很难再寻找到开阔的视野中连成片的树林了。

不过，对此感到可惜恐怕有点太自命清高了。因为泷子他们放弃代代木的公寓生活在这里建起住宅正好是在 10 年之前，他们也不过是入侵武藏野留存的田园的外来人罢了。

泷子现在在中野的一所英语会话补习学校任校长。从学校回到小平市自己家的路上，她总会一次又一次地想到在自己的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勇，想勇是她人生的导师、兄长和恋人。在同一条道路上开车的时候，这样的思绪就如同癖好一般，也不用有意去想，自然地就会涌上来，盈满泷子的整个体魄后再慢慢逝去。

2

比如说，驶入五日市街道，左边是玉川自来水取水口，来到这一带，她就一定会想起在这条河里殉情自杀的作家，想到一同死去的那个女人。在哪里见到过的那女人的照片上，是一张富有知性的男孩一样的瘦削的脸。

还没来得及细想脑海里一定会浮现的这对男女，车子来到前面的红绿灯，她的思绪随之转到红绿灯旁一间旧屋的猫上去了。即使在盛夏，也总是潮腻腻的、散发着霉味的这间屋顶低矮的老屋里，也不知道栖住着多少只猫，沿街的墙垣和屋檐的下水管上总是有猫蹲在那里。她没见过里边住的人是什么样的。

就这样，于每天所经过的景色中，在驶过通向家里的近路——一座小桥的附近时，她重又想到勇，思绪中交织着对丈夫的

爱情和信赖。

像勇这样尽力不断向前行进的男人可谓举世无双了。她之所以会被英语补习学校的出资人任命为校长,也是由于被他那敢于向人生挑战的昂扬的精神所鼓舞,被他奔走时身后产生的真空所吸引似的,紧紧地跟随着他前进的缘故。

就这样,有关勇的思绪多少有点习惯性地定时来到泷子的脑海中,在傍晚时分当她从一名职业妇女变身为妻子时给她带来力量。

这一天,她也和往常一样,拐过街角,在浓密如盖的樱花树下穿行而过。望见自己家的灰绿色墙垣时,汽车收音机里节奏轻快的音乐声夹杂进一声纸张撕破的杂音,随着这节拍,她不禁踩下了刹车。本来就在缓缓前行的车,没有发出特别的声音就停住了。在悄无人迹、淡紫色的黄昏的静寂中,只有泷子的汽车流泻出低低的引擎声。

混杂在收音机中的杂音没有再出现第二次。音乐又回到了听熟了的旋律,打击乐声听上去比以前清脆了。

杂音是耳朵的错觉吗?或者是,飞机或流星突然穿破了布满 3
整个天空的电波网连接在泷子车上的细丝的一端也说不准。

泷子再次启动汽车,向黑暗的城堡似地高高耸立着的自家车库驶去,可也许是一瞬间的杂音的缘故,回复到勇的妻子的这一仪式,已无法再进行下去了。也许是这个缘故吧,打开行李厢取出购物袋,从手提包中拿出钥匙插入门的这段时间,她总有一种心不在焉的感觉,不再有往常“嗨,这是我的家、我的家庭、我的厨房”那种利索的劲头,而是慢吞吞地走到厨房,打开电灯,放下购物袋,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

到了这时候,泷子察觉到了,这一微小的异变并非由于混入汽车收音机的杂音,而肯定是昨天晚上岛尾高秋打来的电话在隐

隐作怪。

高秋打电话来，正好是昨天的现在这个时候。在泷子回到家、勇还没有回来的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里，他的电话犹如早春的夜气一般倏然而至。泷子一边用勇从哥本哈根买来的陶制发刷梳着头，一边拿起了电话筒。

她还以为是“蓟英语会话学校”打来的，因为她今天有事，请他们回家后与她联系。

“喂，这里是宫内家。”

她用肩膀夹着电话筒，尽情地往下捋了一下头发，对方沉默了一瞬间，接着传来有点疑惑的低低的声音。

“泷子，是吧？”

“是的。”

泷子从头上取下发刷。光凭这一句，她就已经清楚地知道了对方是谁，但她似乎不想表露出来，咽下了想说的话，等待着对方继续开口。

“……是我，听不出来吗？”

“听出来了。不过，还是有点出乎意料。”

“好久没有联系了。”

“你现在是从哪里打来的？”

“很近的，就你家附近。我又飞回东京来了。”

“稍等一下，我开一下灯。”

“宫内还没回来？”

“应该马上就要回来了。”

“每天都准时回来吗？”

“当然啦。偶尔也会回来得晚一点，不过近来对在外面喝酒好像也厌了。”

“这点我也跟他一样，虽然酒还是要喝的。”